

<<一生两兄弟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一生两兄弟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2745180

10位ISBN编号：753274518X

出版时间：2008-7

出版时间：上海译文出版社

作者：莫泊桑

页数：396

字数：257000

译者：王振孙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一生两兄弟>>

前言

<<一生 两兄弟>>

内容概要

《一生》的女主人公让娜出身贵族，憧憬美好的爱情，抱着做个贤妻良母的愿望，嫁给了拉马尔子爵。可后者竟在蜜月旅行回来的当夜诱奸了让娜的使女，事情败露后仍不思悔改，又和当地的伯爵夫人勾搭成奸。

从此，让娜对丈夫彻底失望，转而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。

可是儿子长大后沉湎于赌博，并与一私娼生下一女，从此离家不归。

小说描写了让娜不断幻灭失意的一生。

《两兄弟》写的是一笔遗产的赠与给一个平静家庭带来的风波。

它在心理分析的真实和深刻方面堪称一绝。

<<一生 两兄弟>>

作者简介

莫泊桑(1850—1893)，法国著名作家，《一生》和《两兄弟》是他的两部重要长篇小说。

<<一生两兄弟>>

书籍目录

一生两兄弟附录 论小说

<<一生两兄弟>>

章节摘录

一生一让娜整理好行装，走到窗前；雨还在下个不停。

整整一夜，大雨哗哗地打在玻璃窗和屋顶上。

蓄满水的低沉的天空像裂开了似的，尽情地把雨水倾泻到地面上，使地上的泥土像糖似的化开，溶成一片泥浆。

刮来的狂风带来阵阵闷热。

路边水沟里汨汨的流水早已溢上了杳无人迹的街道。

街道两边的房屋像海绵似的吸足了水分，潮气已浸透墙身，使得从地窖一直到顶楼的墙面都湿漉漉地渗出水珠来。

让娜昨天才从修道院回来，这一下可以永远自由了。

她已作好打算，要抓住长久以来一直梦想的人生各种幸福，此刻她正在担心如果天不放晴，她的父亲也许会不肯动身。

所以从清晨起，她察看天色已经有上百次了。

后来她发现忘了把日历放进旅行包里，就从墙上把那个小小的月份牌摘下来。

月份牌图案的正中印着当年的年份一八一九年几个金字。

她拿起铅笔把前面四栏划去，涂掉每个圣徒的名字，一直划到五月二日为止，也就是她离开修道院的日子。

门外有一个声音在叫她：“小让娜！”

让娜应声道：“进来吧，爸爸。”

于是她的父亲走进来了。

勒佩蒂？

代沃男爵名叫西蒙？

雅克，他是一位属于上一世纪的贵族遗老，性情古怪，但心地善良，是一个狂热的卢梭信徒，像情人一样钟爱大自然，钟爱田野、森林和动物。

身为贵族，他本能地仇恨一七九三年；但由于他的哲人气质和所受到的非正统的教育，使他对暴政的憎恨也只限于发发不痛不痒的牢骚而已。

他的巨大力量所在和他的致命弱点都是他的仁慈。

这是一种力所不及的仁慈，一种造物主式的仁慈。

他要怜爱，要施舍，要拥抱，要博施济众，有求必应；以致这种仁慈在他身上变得像是庸碌无能，意志薄弱，成为一种严重的毛病了。

他是个理论家，为他的女儿构思了一整套教育计划，要将她培养成一个快乐、善良、正直而又温柔的女人。

她在家中一直生活到十二岁，然后被送进圣心修道院，尽管做母亲的哭哭啼啼也无济于事。

父亲严格地把她关在修道院里，过着与世隔绝的幽禁生活，使她对世俗的一切全然无知。

他希望等到她十七岁被送回来时仍然是天真无邪，以便让他亲自来调教她。

他要使她浸沉在诗一般的理性光辉里，让她在田野中，在肥沃的土地上，在看到动物天生的爱恋、本能的温情和生命的客观法则时启发她的心灵，使她脱离愚昧的无知状态。

现在她从修道院出来了，喜气洋洋，满身活力，渴望幸福，急于品尝各式各样的欢乐和种种甜蜜迷人的机遇。

在修道院无聊的白天、漫长的黑夜以及孤独的期待里，这一切早已在她心头出现过多少次了。

她生得很像韦罗内泽笔下的一幅肖像画。

一头金栗色的头发映得皮肤闪闪发光。

她那贵族家庭出身的特有的皮肤白里泛红，蒙上一层细细的，只有在阳光的抚照下才能分辨出的像淡色丝绒般的汗毛。

她的眼睛是蓝色的，就像荷兰制造的那些上彩釉的陶瓷娃娃的眼睛那样的深蓝色。

她左边鼻翼上有一颗小小的美人痣，右边腮下也有一颗。

<<一生两兄弟>>

痣上有几根与皮肤同色，几乎难以分辨的拳曲的汗毛。

她身材高大，乳房丰满，腰肢线条柔软优美。

她的嗓音清脆，有时略微显得尖细一点，但她那爽朗的笑声却会给周围的人带来欢乐。

她有一个习惯动作，就是常常把双手举向两鬓，像是要捋头发似的。

她跑上前去紧紧抱住她的爸爸，吻着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到底走不走啊？”

他微微一笑，摇了摇他那蓄得很长的已经苍白的头发，手指着窗外说：“这样的天气你还想赶路？”

但她撒起娇来，温柔地缠着他说：“啊，爸爸，我们动身吧！”

我求求你。

下午天就会转晴的。

“可你母亲也绝不会同意的啊！”

“会的，我向你保证，我去跟她说。”

“只要你能说服你母亲，我就同意。”

她马上奔向男爵夫人的房间，因为她早已在等着这动身的一天，已经越来越急不可耐了。

自从她进入圣心修道院以后，她就从未离开过鲁昂。

她父亲不准许她在他规定的年龄以前有任何娱乐消遣。

只有两次例外，她被带回到巴黎每次住了半个月。

但巴黎毕竟是城市，而她一心向往的却是乡村。

现在她要到白杨山庄度夏去了。

这是一座古老的庄园，是他们家祖传的产业，建立在伊波尔附近海边的峭壁上。

她深信到了海边就能尽情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；再说，这座庄园是已经确定留给她的，等她结婚以后，她将永远居住在那里。

但大雨从昨天傍晚起就下个不停；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的最最倒霉事情。

不过，三分钟后，她就从母亲的房间里跑了出来，满屋子大叫大嚷：“爸爸！

爸爸！

妈妈同意了，快叫人套车吧！”

滂沱大雨一点没有见小，当四轮马车驶抵门前时，雨似乎反而下得更大了。

就在让娜准备上车的时候，男爵夫人才被搀下楼来。

扶着她的一边是她的丈夫，另一边是个身材高大、体格强健得像个小伙子似的侍女。

这是一个出生于科地区的诺曼底女人，尽管年龄还不到十八岁，看上去却至少有头。

由于她是让娜的同奶姐妹，因此在这个家庭里大家多少有点把第二个女儿看待。

她的名字叫罗萨莉。

她的主要职责就是搀扶她的女主人走路。

男爵夫人近年来由于得了一种心脏肥大症，身体变得异乎寻常的肥胖臃肿，她为此叫苦连天。

男爵夫人气喘吁吁地走到这座古老府邸的台阶前，看着院子里像小溪般的流水，咕哝着说：“真是瞎胡闹！”

“她的丈夫脸上始终挂着微笑，回答道：“这可是您自己同意的，阿黛拉伊德夫人”由于她起了阿黛拉伊德这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，男爵每次叫她时总要加上“夫人”两字，并带着夹有几分嘲笑的恭敬态度。

男爵夫人又迈动脚步，吃力地上了车；车上所有弹簧都被压得陷了下玛爵坐在她的旁边，让娜和罗萨莉则和他们面对面地坐在对面的软垫长凳上。

厨娘吕迪维娜捧来一叠披风盖在他们的膝头上，外加两只篮子塞到他们腿底下，然后自己也爬上车子，坐在西蒙老头旁边的座位上，用一大块毯子将全身紧紧地裹起来。

看门人和他的妻子走过来向主人行礼告别，并为他们关好车门。

主人最后又叮嘱行李必须随后用一辆双轮运货马车送来，这才启程动身。

车夫西蒙老头在大雨下面低着头，弓着腰，缩在三重翻领的外套里，几乎看不见人了。

呼啸着的暴风雨扑打着车窗玻璃，路面全被雨水淹没了。

这辆由两匹马拉的轿式马车在堤岸上疾驰而去。

<<一生两兄弟>>

沿河是一条条大船，它们的桅杆、帆架、缆绳像光秃秃的树木，凄凉地矗立在湿漉漉的天空里。

马车随后又驶上了里布代山区的漫长的林荫大道。

很快，马车又穿过一片片牧场，不时有一棵淹在水里的枝条像尸骸一样、无力地低垂着的柳树颤巍巍地出现在一片迷茫的水雾中。

马蹄在水里拍拍作响，四个轮子溅起一团团的泥浆。

车上没有人说话，人们的头脑也像泥土一样被雨打湿了。

男爵夫人阖上眼皮仰着脸，头靠在车厢上。

男爵的眼睛则无精打采地注视着雨中田野单调的景色。

罗萨莉膝上放着一只包裹，像乡下老百姓那样在怔怔地出神。

只有让娜一个人最快活，在这温暖的雨天里，她像一株长期被禁锢在室内的刚被重新移置到户外的花草，觉得自己复活了。

她那浓烈的欢快情绪像是茂密的叶丛，将忧伤和她的心隔开。

尽管现在她也没有开口，但她却渴望放声歌唱，甚至想把手伸到车外接些雨水喝下去。

她看着车外雨中满目疮痍的景色，觉得在这水天水地中坐在马儿拉着飞奔的车厢里，不受风雨的侵袭，简直是一种无上的享受。

在倾盆大雨下，两匹马发亮的臀部散发出热腾腾的水汽。

男爵夫人渐渐地睡着了。

她那由六缕晃动着的整齐发卷环绕着的脸庞渐渐耷拉下来，被软软地托住在她颌下的三重肥厚的肉褶上。

最下面的一道肉褶已和汪洋大海似的胸脯融成一片。

她的脑袋随着呼吸一下子抬起来，一下子又垂下去，两个腮帮子鼓鼓的，与此同时，在她微微启开的嘴唇里，发出呼噜噜的鼾声。

她的丈夫向她俯过身去，轻轻地把一个皮制的小钱包放到她交叉在她肥大的肚皮上的双手里。

这一触动把她惊醒了。

她带着那种瞌睡被打断突然醒来的迟钝神色，呆呆地看着手里的东西。

钱包从手中滑到脚下，散开了，金币和钞票撒得车内到处都是，她这才完全清醒过来；她女儿乐得哈哈大笑。

男爵把钱捡起来，放回到她的膝头上，说道：“喏，我亲爱的朋友，这是埃勒托田庄剩下的钱，我把它卖掉叫人修理白杨山庄，今后我们要经常到那儿去住了。

”她数了一下，总共六千四百法郎，数完便不慌不忙地放进自己的口袋里。

这是他们祖上留传下来三十一座田庄中被卖掉的第九座。

剩下的田庄每年还有两万法郎左右的收入，如果经营得法，每年三万的进益应该是不成问题的。

本来，按照他们简朴的生活，这笔收入是足够支出的了。

但他们家里有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，这就是乐善好施。

这种施舍从他们手里汲取钱财犹如太阳蒸发沼泽里的水分一样；钱流失了，溜走了，不见了，到底是怎么用掉的？

谁也说不清楚。

不时地，他们中间总有一个人说：“真怪，我今天没有买什么了不起的东西，不知怎么的竟花掉了一百法郎！

”不过这种慷慨好施倒也是他们生活中一大乐趣。

在这一点上他们心有灵犀一点通，高贵的精神十分感人。

这时让娜问道：“我这个庄园现在很漂亮吗？

”男爵乐呵呵地回答说：“孩子，你马上就会看到了。

”暴雨渐渐减弱，到后来变成像雾一样极细极细的飘忽的雨丝。

本来乌云密布的天空仿佛升高了，变亮了，突然一束斜阳通过一个看不见的空洞投射到牧场上。

接着，云层裂开，露出了蓝色的苍穹。

随后裂口像撕开的面纱一样，越来越大；一个清澈纯净、碧蓝深邃的天空终于展现在大地的上方。

<<一生两兄弟>>

一阵清新而和煦的风吹过来，像大地发出的欣慰的叹息。

马车驶过园子和树林时，不时会听到一只正在晾干羽毛的鸟儿的喜悦的欢叫声。

天渐渐晚下来，车厢里的人除了让娜都睡着了。

马车有两次在小旅店门口停下来，好让马喘口气，并给它们喂点水和燕麦。

太阳已经落山，远处响起了教堂的钟声。

在到达一个小村庄时他们点起车灯；天空也被繁星照亮。

这里那里，间或出现一两间点着灯的村舍，在黑暗中闪烁着点点灯火。

突然，在一道山坡后面，一轮又大又红的圆月出现在松树林的枝叶之间，似乎还带着朦胧的睡意。

夜晚是这么暖和，车窗玻璃始终开着。

让娜在梦想中遨游得疲惫了，厌倦了幸福的憧憬，现在闭起眼睛休息了；只是有时因为一种姿势坐得太久，肢体感到麻木，才睁开眼睛看一下。

她看到车外明亮的夜空下，闪过一座农庄的树木；或者田野中这里那里躺着几头母牛，它们听到马车声音抬起头来。

她又换了一个新的姿势，试图重新抓住刚才开始的一个梦想，但车轮连续不断的滚动声充满耳鼓，使她懒于思索，于是她又重新阖上眼睛，只觉得筋疲力尽，全身软瘫。

就在这时，马车停下来了。

一些男人和女人手提着灯笼站在车门口迎候。

他们总算到了。

让娜猛地醒来，迅速跳下车子。

他的父亲和罗萨莉在一个庄户照亮下，把男爵夫人差不多是抬下车来的。

她筋疲力尽，简直瘫痪了，难受得直哼哼，只是用奄奄一息的微弱的声音重复说着：“啊，天哪！

我可怜的孩子啊！

”她什么都不想吃，什么都不想喝，只想睡觉，躺到床上马上就睡着了。

让娜和男爵两人共进晚餐。

他们相视而笑。

他们面对面坐着，伸出手去互相握着；两个人全都沉浸在孩子般的喜悦里，饭后他们又一起去察看修缮后的宅邸。

这是一座农庄兼宅邸的诺曼底式的高大建筑，用白色的石头建成，只翻由于年深月久，石头已变成灰色，宽敞得足以住下一个家族。

，一间巨大的厅堂贯穿整个建筑，将房屋一分为二。

厅堂两面各有一道大门；进门处有两条左右平行的楼梯，像桥一样向上延伸，到二楼又汇合到一起，给厅堂中央留下很大的空间。

底层右首是一间其大无比的客厅，墙上挂着花鸟图案的壁毯。

所有家具都披覆着绣工精致的锦缎罩，图案全部是拉封丹的《寓言》中的故事。

让娜惊喜万分地发现一把她童年时代爱坐的椅子，椅套上面绣的是《狐狸和仙鹤》的故事。

客厅旁边是放满古旧书籍的图书室和另外两个空置着的房间；左首是新近镶上细木护壁板的饭厅、洗烫间、配膳室、厨房和一个带有浴缸的套间。

一条长长的走廊横穿整个二楼，十个房间的十扇房门排成两列，对着通道。

右首最里面的一套房间是让娜的，男爵新近叫人整修一新，帷幔和家具用的是原来闲置在顶楼上的东西。

父女俩走了进去。

墙上的壁毯是弗朗德的产品，非常古老，使得房间里平添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人物。

年轻姑娘一眼看到她的床，不由得欢呼起来。

床的四角是四只橡木雕制的大鸟，全身乌黑，蜡光闪亮，像守护神一样拱卫着床体。

床的两侧雕刻着由花朵和水果组成的两大幅花彩图案。

四根精雕细刻镂有凹槽的床柱，柱头是科林斯柱式的，上面托着雕有身绕玫瑰花的爱神的柱檐。

这张大床巍然矗立，蔚为壮观，尽管由于年代久远，木头已变成暗褐色，显得严肃了一些，但仍不失

<<一生两兄弟>>

优雅气派。

床罩和床顶天幕闪闪发亮，全是用一种深蓝色的古老的丝绸做的，上面绣满一朵朵硕大的金黄色的百合花，这两幅绣品像两个繁星闪烁的天空，交相辉映。

让娜看了床后赞不绝口。

她又举起灯察看墙上的壁毯，想知道上面织的是什么景物。

一个贵族青年和一个年轻女子穿着绿、红、黄三色、式样极其古怪的服装，正在一棵结着白色果实的蓝色的树下交谈。

旁边一只肥大的白兔正在吃着几株灰色的小草。

就在这两个人头顶上，通常表示远景的地方，可以看到五座尖顶的小圆屋。

屋顶上方，几乎在半空中，有一架红色的风车。

整幅壁毯四周环绕着用花朵构成的大图案。

另外两幅和这一幅差不多。

所不同的是可以看到从房子里走出四个穿着弗朗德服装的小人儿，全都朝天举着双臂，好像非常吃惊和愤慨的样子。

最后一幅壁毯表现的却是一幕悲惨的场景。

兔子仍在吃草，那个青年四肢朝天躺在地上，像是已经死了。

年轻女子一面眼睛看着他，一面用一把利剑刺进自己的胸膛。

树上的果子已经变黑。

让娜猜不透画面的意思，正准备走开不看了，忽然发现一个角落上有一个小得肉眼几乎难以分辨的动物。

假如图上的兔子是真的，准能像吃一片草叶一样一口把它吃掉。

然而这个小动物却是一头狮子。

她这才明白这是皮拉姆斯和西斯贝的悲惨故事。

虽然她觉得这幅画画得幼稚可笑，但感到置身在这一爱情奇遇中是一种幸福。

它将不断地在她心底唤起她美好的憧憬。

这一古老传说中的柔情蜜意每天夜里都会在她的梦里飘荡。

<<一生两兄弟>>

编辑推荐

<<一生两兄弟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